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守土有责》（修订版）第二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7-10

[作者] 陈春建

[单位] 中共南阳卧龙区委宣传部

[摘要] 务大林深知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又是很曲折的，意想不到的问题会经常出现。但毕竟绘就了蓝图，因此心里也是乐滋滋的，有点象蜜一样的甜。这天晚上，他正兴致盎然地与袁明在办公室下象棋。乡纪委书记岳辉推门进来了。

[关键词] 陈春建;小说;《守土有责》

3、天若有情天亦老务大林深知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又是很曲折的，意想不到的问题会经常出现。但毕竟绘就了蓝图，因此心里也是乐滋滋的，有点象蜜一样的甜。这天晚上，他正兴致盎然地与袁明在办公室下象棋。乡纪委书记岳辉推门进来了。岳辉，二十五岁，中等稍胖身材，白净脸，高鼻梁，双眸锐利有神，看上去朝气蓬勃，精神抖擞。他是从县纪委检查一室下来的，与务大林同一天报的到。“哦，小岳，刚从村里回来。”务大林手里把弄着棋子，一脸笑容，“快坐。”“好。”岳辉坐下说，“务书记，我有重要事给你汇报。”“收棋，闲了再来。”袁明懂得不该自己听的不听，不该自己知道的不过问，于是，忙起身离去。岳辉走过去把门反锁上，折回来靠近务大林坐下说：“洼屯村、井庄村的财务审计已经进行完了。洼屯村的27.6万元外债，井庄村的14.5万元外债，都是替群众交提留款、农业税、特产税和各种集资款及招待费所积欠的。按有关规定，我们已责令洼屯村班子成员退出1.85万元没有任何理由的吃喝款，责令井庄村班子成员退出九千多元没有任何理由的吃喝款和超标补助金。之后，在各自然村张榜公布，群众们拍手称快。”岳辉喝口茶，兴奋地说：“我们趁势宣传动员这两个村的群众，补交近几年来欠村里的各种钱。群众们没说二话，都积极交纳了。我估算了一下，不光能还清村里的外债，乡里还能落个五六万块。”“好哇！”务大林两眼放光，“要不了多久，乡机关人员的工资都能补发了。常言说，要叫马儿跑就得叫马儿吃草。那有光干活不发工资的道理呀？”“是呀！”岳辉接着往下说：“魏夹岗村欠外债9.56万元。其中4.8万元查无证据，不翼而飞。经我们反复深入调查取证，晚饭前，村支书魏雷中在事实面前承认是自己贪污了。他很懊悔地对我说，大林是我的亲外甥，看在他的面上，请你们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宽大处理。务书记，你说这咋办呢？”“啊？！”务大林一听，犹如晴天一声霹雷，震得大脑嗡嗡直响，仿佛天地都在旋转。他摇晃着身子站起来，脸庞象霜打的叶子，翕动着嘴唇，没有出声。他下意识地拿起办公桌上的一支烟，燃着猛吸了几口，沉默不语，心里象刀扎一样痛苦。岳辉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起身默然而去。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魏雷中不光是大林的亲舅，更象是大林慈爱的父亲。务大林生在雁窝乡郑营村。他4岁时，父亲病逝。母亲拉扯三个孩子，实在是力不从心。魏雷中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姐，你让最小的大林跟着我吧。我养活他，我供他上学。等大姐二姐能挣工分了，再让他回来。”大林的母亲点点头：“也只好这样了。”务大林直到初中毕业才又回到母亲的身旁。十几年的养育之恩，十几年的父爱般的关怀，任岁月流逝，依然清晰明亮，久久不忘啊！知父莫如子，务大林心中的魏雷中，是一个勤劳善良，忠厚老实，两袖清风，从不爱沾小便宜的人。他当支书这五年多，为村里的群众办了一件又一件的好事，孺妇皆知，口碑载道。天哪！这位一向本分、受人称赞的亲舅，怎么可能会贪污了四万多块钱呢？真的叫人不可思议？真的叫人难以置信呢？许久，许久，他拨通了岳辉的手机，半信半疑问：“是不是魏雷中亲口承认的？”“是的。”岳辉肯定地说，“他还亲手签了字。”“噢—噢—”务大林放下话筒，浑身哆嗦，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无情的现实。夜已经深了。尽管务大林困得象散了骨架似的，可和衣躺在床上毫无睡意。时儿长吁短叹，时儿心如刀绞，时儿心灵的屏幕上交替地闪现着走访贫困户的一个又一个镜头，时而眼前又闪现出柳瑟等人上台做检查的镜头，时儿耳旁又响起上访群众的一声声呐喊……就这样，一夜未眠。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怎能在人民的利益面前，想法为贪占群众利益的亲舅周旋变通解脱呢？怎能在情与法面前迷茫呢？困惑呢？犹豫不决呢？你还是个党员吗？你还是个乡党委书记吗？天若有情天亦老。法若有情法亦老。务大林蓦地抓起桌上的话筒，含泪所拨通了岳辉的手机，朗声道：“魏雷中的案子要依法处置，不要顾忌我的情面。”“好，我明白了。”岳辉知道这是他经过一夜的思虑做出的痛苦选择。“当、当、当……”务大林刚放下话筒，忽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务大林失魂落魄地走过去打开门。原来是他的

大姐务大兰。务大兰踏进门坎就一针见血地说：“咱舅那事，你赶紧想法子说说算了。”务大林痛苦地摇摇头，说：“姐，咱舅贪污的事已成实事。法律无情，我关照不了。请你谅解！谅解！！”“啥？！”务大兰瞪着眼，惊讶地望着他。务大林从小到大，姐姐百般地宠爱他，不惜血汗挣钱供养他上大学。他常常觉得欠姐的太多太多，一辈子也还不完。因此，日常生活中的事，姐咋说他就咋办，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象变了个人似的。话语说得这样冰冷坚硬，没有一丝姐弟情味，着实令大兰猛吃一惊，怒气不由从心中涌出：“大林啊！常言说，善有善报。人过了河可不能拆桥啊。你小时候，咱舅抱着你村东跑村西，村南跑村北，逗你玩又逗你笑。你要吃桃子，舅就马上‘吱溜溜’地爬上树给你摘，你要虾，舅马上下河给你摸。你想看电影，舅就常打听着那村晚上放电影，大老远的路，背你去又背你回来。啥事不是随着你的意，打心眼里说，俺这个当姐的也比不上舅对你那样的好。咱爹死时，舅忙前忙后，啥心不是他操的？啥事不是他跑着办的。爹死后，舅知道妈领着咱姊妹仨人不容易，把你接过去，抚养了十几年，又花钱供你上学。你考上大学后，咱一家人又喜又愁，舅知道后，马上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一千多块钱拿来让你交学费。舅也是一家人呢，平时也需要油盐钱。你好好想想，舅这样做还不是想让你出人头地，活得光光彩彩。再说，舅自打当上村支书以来，建了一所初中，娃们上学不用再十里八里的跑来跑去，村里人谁不说好啊？村里那几条路，过去下雨，泥巴大得直粘舞鞋底，车陷进去出不来，全村老少都怕下大雨；遇到旱天，路上的灰满天飞，恶心死人。舅带着大家伙用两年时间把路一条一条的，都铺上石头，撒上沙子，又用推土机把它压得光光的，村里的男女老少，走到这几条路上，都夸咱舅给村里的老少爷们造福啦！还有的说，这几条路，是幸福路啊！每逢过年前，舅总要挨村慰问五保户、军烈属。他们不管提啥要求，舅都想法去办，不能办的，也给大家说明原因，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大家伙都夸舅是‘贴心人’。舅给村里的老百姓做的好事多着呢！够了，俺不想再往下说啦！”务大兰说得口干舌焦，顺手端起茶杯，“咕嘟”一口气喝了半杯子，又紧接着说：“大林啊，不管从那方面说，咱舅都不该处理啊。哎，你说是不是？”务大林凝神听着，觉得姐姐说得句句都是实话。但想以功抵过、以情代法，这能行得通吗？务大林深情地注视着风里来雨里去、面黄肌瘦的姐姐，说：“咱舅贪污公款，你让我包庇他吗？你要知道包庇也是犯罪，你这不等于把亲弟弟往火坑里推吗？”务大兰辩驳说：“城里恁多贪污犯，贪得又多，不少人都通过关系，说说就放了。咱舅贪这一点跟城里的贪污犯比起来，不过是一根牛毛，算得了啥？大林呢，别恁认真了，别太死心眼了！弄几个假发票一变通不就完事了，活人还能叫尿憋死？是不是？”“姐呀！人和人不同，你说的，我这一辈子也学不会，也办不到。你给舅家好好解释解释。”务大林一点也不让步。“没啥解释的。”务大兰腾地站起来，气哼哼地说：“你想咋办，就咋办吧！”说了，噙着泪花，风一样地走出他的办公室。务大林泪盈盈地走出办公室，翕动着嘴唇，想喊姐姐说什么，可姐姐骑着车子已飞快地走远了。他扭身回到办公室，“啪”地反锁上门。他的面色象死人一般难看，真想大哭大喊大叫一阵子，可一想，这又是什么地方？他极力地压抑着自己内心的冲动，不断地抽着烟，说不清心里是在流泪，还是在流血。鬼知道！“叮铃铃—叮铃铃—”他办公室的电话陡然响个不停。务大林木然似地走过去，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问：“喂，谁呀！”“大林，俺是你妈呀！”“哦，妈—呀！有事吗？”“你姐给俺打电话，把你舅的事和她见你说的话，从头到尾都给俺说了。大林呀！你舅可是咱家的大恩人呢！咱不能忘恩负义，不讲良心呀！常言说，一窄没有四指近。不管咋说，你要想法让你舅平平安安，对待起你舅啊。对待起你死去的爹呀！”“妈呀—你让我保护我舅，等于是让我跟着舅犯罪，这叫包庇罪。你老忍心让亲儿子走这条路吗？”务大林几乎是在哭着诉说。“呸！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翅膀根才长硬就不听老子的话啦，算俺白养活你。”大林妈“咔嚓”压断了电话。“嘿，我听说务书记的亲舅魏雷中贪污四万多块，查出来啦！”“啊！我看务大林这小子怎么办？”“估计找原因说说就了事啦！”“他敢？我们吃喝一顿，就被他整得血淋淋的。他若包庇，我们就把他告到法院，叫他吃不了，兜着走！看谁笑得好！”“哈！哈！哈……没想到他也会有今天。”“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还！”……这消息象风一样，很快传遍了全乡，柳瑟一伙人得知后，聚在一起，欣喜若狂，拍手叫好！“哎！弟兄们，都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们要知道岳书记和务书记是一块从县里下到咱乡的，我看平时俩人关系很密切，象亲兄弟一样。岳书记在县纪委是办案老手，案子里道道多，说不了俩人一合计，魏雷中就平安无事啦！现在社会上好多案子，不都是这样吗？官官相连，狼狈为奸，把大案变成小案，把小案变成一张纸，一燃就了事。人家官照当，甚至官升得更快了。气死你也没法？”项慧明狡黠一笑，“拭目以待吧！”第二天上午，乡小礼堂坐无虚席，鸦雀无声。一改往日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或来回走动的场景，大家像钟一样端坐着，洗身恭听“爆炸”新闻，是怎样一个结果？乡纪委书记岳辉宣读了关于开除魏夹岗村支部书记魏雷中党籍、撤消党支部书记职务的决定；并说司法机关已于今天上午将其依法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这完全是他本人咎由自取。岳辉顿了一会，庄重地告诫大家：“人的贪婪欲望一旦膨胀起来，就会逐渐地丧失良知，背叛人民，手中的权力，便成为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的魔杖，且记党的宗旨，且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句告诫世人的至理名言。”末了，务大林讲的还是那句话：“凡是造福人民群众的事，就积极主动竭尽全力去办；凡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事，不管你是谁，务必坚决严厉查办。”“务书记大义灭亲，实在令人敬佩！”“咱石溜岗乡有希望啦！”“咱老百姓最欢迎这样的官。”……

与会人员象接到了无声命令似的，纷纷地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用深情敬佩的目光凝视着务大林，用力热烈鼓掌。“我算是服了这个务大林。”“哎呀，真是难能可贵！”“共产党人都象他这样，社会就不会物欲横流、泥沙俱下啦！”……与会的人们散去了。4、人心都是肉长的夕阳西下，火一般的霞光铺满了西边半个天空。云霞时儿舒展，时儿沉浮，时儿翻卷，变幻得神秘莫测，绚丽得眼花缭乱。成群的鸟儿在霞光中合唱着夕阳曲。务大林无心观赏这迷人的晚霞，无心聆听这悦耳的鸟叫声。他孑然一人推着自行车，神情肃然，若有所思地到朝街上走去。他掏钱在一家副食店里买了两箱鸡蛋、六袋奶粉、白糖等食品，放在车坐上，捆绑之后，朝魏夹岗方向骑去。本想先到姐家看望后再让姐姐领着到舅家，耐心细致地解释一番，恳请得到谅解，舒展一下胸中的苦闷愧疚之情。可又转念一想：平生以来，姐何时对自己如此恼恨？没有，从来没有。这会儿，姐肯定还在气头上，姐弟见了面，犹如火上浇油，适得其反。直接到舅家吧，舅母必然是两眼喷火，骂个狗血喷头，把带来的东西也会摔到院外，砸个稀碎，岂不自寻没趣？岂不枉然徒劳？思来想去，愈加苦闷，到底该怎么办呢？忽然，心生一计：他把买的東西放到了村头一位老乡家里，托老乡隔几天分送到姐和舅家。他回到乡政府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街上和政府大院，虽都灯光闪烁，却闻不到一丝酒气，听不到一句猜枚声，心中不觉泛起一种欣慰之情。务大林实在是困极了，进屋上床蒙头呼呼大睡，好象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人非草木，谁能无情？魏雷中被捕入狱的第十天上午，务大林到县城购买了几套内衣、几双鞋袜和食品什么的，尔后驱车来到了土山庙监狱。说明来意后，狱领导让他坐进一间会客室等候。一刻钟的样子，一名瘦高个儿的狱警带着魏雷中缓缓走进会客室。只见年近六十的魏雷中，穿着囚服，头刮得像灯泡一样明亮，脸难看得像霜打过的红薯叶一样，十天之间，仿佛又老了十多岁。“会面时间十分钟。你俩捞稠里说，别拖泥带水的。”这名狱警神情肃然地说了，便扭身走出去，咔嚓一声锁住了会客室的门，直直地守立在门外。“舅啊——”务大林噙着眼泪，扑扑通一声跪在了魏雷中面前，哽咽道：“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痛痛快快出口气吧，别窝在心里弄出病来。”魏雷中两眼吐着火苗，两手哆嗦着，霍地抬起右脚正要狠狠地踢他，蓦地一想，这咋能怨外甥呢？怨自己一时糊涂，财迷心窍；咋能恨外甥呢？恨自己心存侥幸，不保晚节。于是，他又缩回右脚，叹息一声，说：“林娃，起来吧。舅不怪恨你，舅不埋怨你，舅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啊。”务大林原本想着见面后，舅要么破口大骂，大发雷霆，要么打几耳光，猛踢几脚，倾泄胸中的怒愤。然而不然，舅一没骂二没打，也没怨天忧人，竟坦坦坦地承认是罪得应有。这着实出务大林意料之外，陡地，心中生出一种敬佩之情：“舅啊，谢谢你对我的宽宏大量，谢谢你对我的谅解！”说了，他如释重负地从地上站起来，扶舅舅坐下，温情道：“舅啊，你要保重身体，一定得想开点。家里的事就不要挂念啦，我会尽心尽力照顾好的。”魏雷中黯然思忖良久，缓缓说道：“眼下，你表哥表弟两家人都过得蛮好，用不着俺再操心啦。叫俺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舅母，她的心脏病，时好时坏。唉——真要有一天她不在了，不知俺老俩口还能见一面不能？”说了，凄然泪下。“舅，你心放宽点，三年刑期一转眼就过去啦。”务大林擦把眼泪，安慰说，“前天，我去看望舅母时，见她气色很好，病情也很稳定，表哥表弟两家人对她照顾得很细致周到，你就放心好啦！”魏雷中一听，不觉心里宽慰了几分，口中喃喃道：“好，好，这俺就放心啦！”“舅，这个塑料袋里的几套内衣和几双鞋袜是才买的，你勤换洗着，这个塑料袋里的奶粉等食品也是才买的，你补补身子。”务大林用手指着桌上的两大袋东西，关切地说。“好，好。”魏雷中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时间到。”狱警打开门说。“舅，以后我会常来看你的。”务大林依依不舍地说，“我走啦。你要多多保重啊！”

